



【名家背影】

恩师如慈母

——孔令仁先生七日报

我的恩师孔令仁先生于2016年7月18日以93岁高龄仙逝,按照中国传统习俗,24日是恩师的七日祭,即“头七”。民间的说法,逝者魂魄会在这一日返家看看,安心了,再赴天堂。凯风寒泉,慈乌夜啼,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思及恩师对我慈母般的关怀,忆及恩师的德容笑貌,无尽的哀思漫上心间。

孔令仁老师的一生犹如一部丰富厚重的多卷本巨著,作为长期在她老人家身边的学生,我见证甚至参与了孔老师人生巨著中的某些章节。她端庄美丽、气质优雅,多重身份赋予了她更多魅力。她是孔子七十六代后裔,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,在教学科研、参政议政、海外联谊、妇联工作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贡献。孔令仁老师逝世后,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悼念,对其家属表示慰问。

恩师谢世后,我一直想写文章纪念她。对我来说,孔老师不仅是我的恩师,更如我的慈母。在孔老师身边的三十四年,几乎占据了我人生时光的三分之二。三十四年来,孔老师在学习、工作方面甚至家庭生活方面,给予我无尽的指导与关怀,待我如子女般亲厚,我也视孔老师为慈母。

仍然记得,1982年8月底的一个傍晚,我第一次去孔老师家拜访,孔老师热情接待。两小时的交谈,开启了我人生的一个里程碑。1983年春,我报考了孔老师的研究生。我达到录取标准的成绩公布后,孔老师非常开心。但开心之余,她也面临着为难的选择:因为当时有多人报考她的研究生,考试通过的有两人,而根据规定她只能招收一名。要在同样达标的两人中选择一人,孔老师很难。

最后,她下定决心录取我作为她指导研究生的开门弟子,另一名考生A君被其他导师录取,但在此后研究生三年中,孔老师一直把他当自己的学生对待,在学业上悉心指导,生活中温情关怀,成为他事实上的导师。

就在我考上孔老师研究生的那年春天,她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副主席,但她从不在我们面前摆出高级领导的架子,始终以一名导师对待学生的情谊对待我和A君。由于刚刚当选,孔老师的社

会活动极其繁忙,但她一直坚持给我们上课。她说:“孔子说:‘诲人不倦。’我时刻牢记先祖的教诲,即使再累再忙,给学生上课始终是我工作的重点。”执教以来,孔老师一直抱着这种坚定的信念。对教学尽心尽责,这是所有听过孔老师讲课的学生对她的共同评价。

1983年秋,在山东大学研究生开学典礼仪式上,因其他并非我们所能主导的特殊原因,我们几个同学到达现场时比规定的时间晚到了几分钟。当时,孔老师作为导师代表参加开学典礼,眼看仪式开始了,而在全校100多名研究生当中没有看到我的身影,她非常焦虑,急切地向别的同学打听:“李平生为什么还没来?”事后,我的同学告诉我:那种场景,极像担心自家孩子走失的慈母在四处打听、焦急寻找。

研究生期间,除了学业上的谆谆善诱,孔老师在生活中也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。1983年12月31日是公历的“除夕”,孔老师接到了省里很多的请柬,邀请她参加迎接新年的宴会,但她辞去了所有的邀约,把我和A君请到家里,她和丈夫由其文教授一起下厨,亲手做出了一桌丰盛的晚餐,我们这两位研究生和她的家人在一起,共同迎接1984年元旦的到来。此后的研究生三年中,除了学业上的指导,孔老师经常邀请我到她的家中共进晚餐。

1986年元旦,我快毕业了,孔老师除了督导我的论文写作外,还特别关心我毕业后的工作去向,为我尚未确定理想的工作岗位而着急,甚至为我在找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波折焦急落泪——这是后来别人无意之中说起的,而她本人从未说过……正是在孔老师的努力下,1986年7月,我正式留在了山东大学工作,这其中,孔老师对我的操心,于她来说是尽一名导师的责任,于我则是慈母般的关爱。

我参加工作以后,孔老师继续关注着我的成长和发展,在业务上悉心指导,在工作中关心帮助,甚至在家庭生活中,孔老师也一直给予我无尽的关怀。2001年,孔老师已经77岁了,听说我搬了新家,她非常高兴,与81岁的老伴由其文教授一起,按照习俗,带了一块豆腐来到我们的新家,为我们的新家“温锅”。

由于孔老师对我本人及家庭无微不至的关怀,我本人、我的妻子和孩子,都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看做孔老师大

家庭的一员,把孔老师看做大家庭里一位慈祥的长者。孔老师也一直把我们看做她的家庭成员。我会像家人一样对孔老师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安排提出建议,也会自然地关心孔老师的家庭活动,甚至孔老师家中部分家具的摆放格局也采纳了我的建议。我的孩子曾写文章《甜甜的回忆》说:“我有两位奶奶,一位是亲奶奶,一位是孔奶奶。”孔老师也称我的孩子“永远是孔奶奶甜甜的糖”。孔老师对待自己的学生像对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,有这种感受的不独我一人,这也是孔老师12位研究生的共同感受。正是因为孔老师慈母般的感召力,形成了二十多年来我们每年一聚的惯例。每年的11月17日是孔老师的生日,生日前夕,我们会从四面八方会聚到孔老师家,为她庆贺生日。家庭式的聚会中,学生的真诚祝福,饭桌上的言笑晏晏,交谈中的情意绵绵,一切都那么自然,一切都那么温暖,往往这次聚会刚刚结束,我们便开始期待下一次的相聚。

20个月前,孔老师因骨折住进山东省中医院,我第一次去看望她时,她刚做完手术睡着了。第二次去看望时,我刚走进病房,像是心有感应般,孔老师恰好醒来,看到我,她高兴地笑了,但只说了一句话就又昏睡过去。听身边护理她的亲属说,孔老师醒来时经常会喊我的名字。卧床期间,孔老师很喜欢医护人员给她播放当年我们一起参加活动的视频。有人指着视频中的我对她说“这是李平生”,她就会含笑点头。三十四年慈母般的关爱,在她的潜意识里,早已把我当做她的家人。

此后,由于病情加重,孔老师已不能用语言交流,但头脑仍然清醒,每次我去看她时,她都开心地笑。我向她转达校领导、同事、朋友、我的师弟师妹和我家属的问候时,她虽口不能言,但都含笑点头,并抓住我的手握紧示意。此后在交流中,同意的时候她都会点点头。有一次,我向她表示要离开的意思时,她摇摇头,紧紧抓住我的手,我知道,她是希望我在她身边再停留一会儿。

我的恩师孔令仁先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在18个月以前,我去医院看望她时,她笑着说:“平生,你来了,你比以前胖了一点点。”

忆及此处,泪意又漫了上来……

(本文为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、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)

【人生随想】

守柔不争

□李月亮

启功先生是国学大师,也是幽默大师。

有个传闻,说当年启功先生因为身体欠安,闭门养病,奈何访客不断,不胜其烦,就以其一贯的幽默写了张字条贴在门上:“大熊猫病了,谢绝参观!”从此得了个“大熊猫”的雅号。这件事很多人都信以为真。有一次启功先生郑重其事地请一位记者为他“辟谣”:“外面有人说,启功自称大熊猫,那都是别人误传……其实我写的是:‘启功冬眠,谢绝参观。敲门推户,罚一元钱。’我还有自知之明,哪敢自称国宝呢?”虽是玩笑,从中也看得出大师的谦逊。

还有,据说央视《东方之子》要采访他,他推托说,我不够档次,我顶多是东方之孙。

于丹也讲过,启功先生看到有人假冒他的名义题字,表现相当超然,非但不生气,还呵呵一笑,称赞“他写得比我好”。

这就不单是幽默和谦虚了,这是一种境界,是把大师和常人区别开来的境界。

杨绛在散文《隐身衣》中说,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“仙家法宝”莫过于“隐身衣”,隐于世事喧哗之外,陶陶然专心治学。她也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,写下自己的心语:我和谁都不争,和谁争我都不屑……

不太好描述这种境界。我思量很久,觉得还是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讲的那个词最准确:守柔不争。

大师如何成为大师呢?首先就是“不争”。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不争,才能沉下心修炼,也才有成为大师的可能。

当然,仅仅不争肯定不够,更重要的是“守柔”——柔韧地坚持。现在中国人不喜欢“柔”这个词。因为“柔”常常连着“弱”,“弱”是我们非常忌讳的。但老子早说了:人之生也柔弱,其死也坚强;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,其死也枯槁。就是说,人活着时,身体是柔软的,死了,就变硬了;草木欣欣向荣时,是柔弱的,花残叶落时,就变枯硬了,所以,“坚强者,死之徒;柔弱者,生之徒”。柔弱的东西往往有更强大的生命力,而坚硬的东西通常是死的。所以“狂风吹不断柳丝,齿落而舌长存”,这道理从物理的角度也能解释:刚性越大,物体的脆性就越大,抗打击的能力也就越低。世上最硬的东西钻石一击即碎,而柔软无骨的水却能凭着韧劲滴水穿石。

世间万物,若想长久稳定地生长,大概都要有一个柔软的姿态,懂迂回、会避让、可收缩,如果太坚硬,就容易被折断。当然,柔软之外,还要坚持,要有韧性,所谓“守柔”。启功先生一生潜心修炼,在困境阴霾里,亦怀着达观平和之心做自己的学问,到晚年已是“国宝”,也一直坚持在废报纸上练习楷书,老人家九十岁的生日愿望是“希望自己的字能写得好些”。

如果人能以一种柔软的姿态生存,以一种灵活的韧性成长,再加上“不争”的心态——不与人争,不与世争,不为外物争,平心静气地全力修炼自己的本事,天长日久,必得一身好技艺,不成大师,也能成大业。

当年叶问一身绝世武功,也绝不愿与人争斗比武,开个武馆只为“全家人能吃口饭”,面对各派压迫一笑而过,还告诉徒弟“打不过就跑”,如是,方得远离俗世恩怨,专心研武,最终光大了咏春拳,为后世所敬仰——一个一生克己忍让不求闻达的人,反而成了一代武林宗师,这其中不是没有缘由的。

我们俗人常常对外物过分计较,既不能沉下心来,柔韧地生长,又不能超然物外,淡泊名利,既不柔,又要争,两条戒律都犯了,自然活得纷乱。

古训说,人生有欲,欲而不止则争,争则乱。人有欲望,这是本性,而能不能把欲望控制在适当的程度,避免不必要的争斗,进而避免使人生进入纷乱的境地,这就要考验人的境界了。再进一步,如果能做到把对外物的欲望转化,变成对内修行的追求,变成自我成长的动力,不疾不徐,以柔软的韧性稳稳扎下根去,生命大概就能实现真正的蓬勃旺盛了。



▲本文作者1986年毕业时与孔令仁先生合影。

上方大图为1983年孔令仁先生(右三)与学生们合影,照片中右二为本文作者。

□李平生